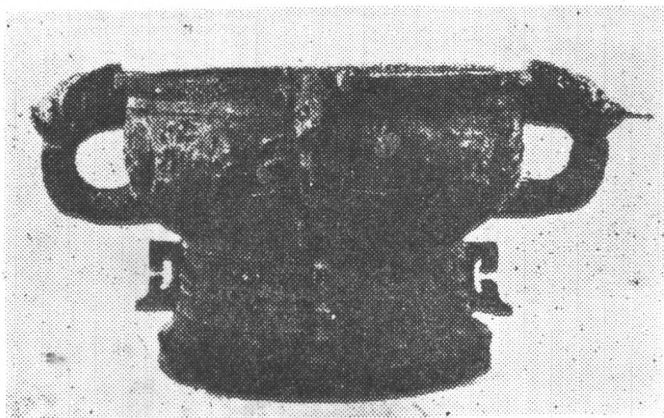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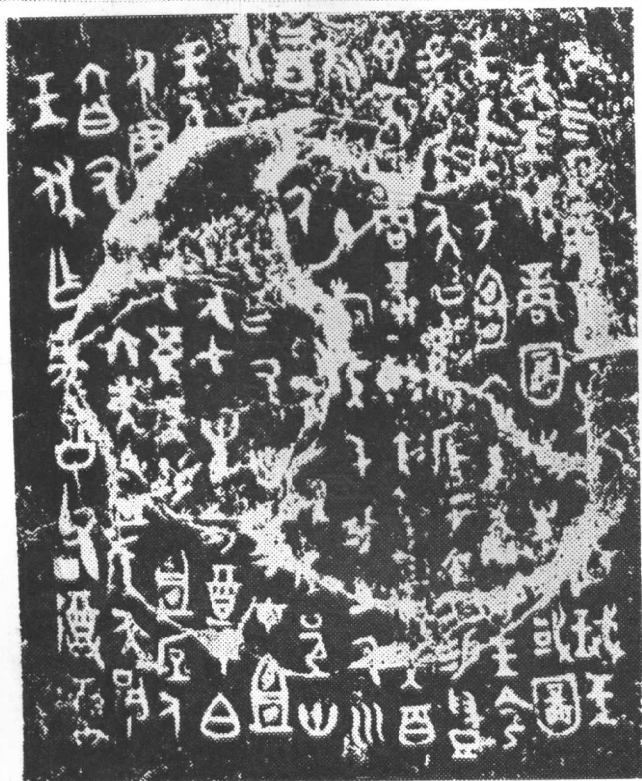




图一：矢殷



图二：矢殷铭文

Arch 11/35/0

目 录

鸦片战争镇江之役·····	王 骧 (1)
清末科举旧闻·····	杨方益 (28)
句容农民庚戌暴动目击记·····	严企光 (57)
德兴洲农民抗租事略·····	张大恒 · 沈元庆 (69)
伊斯兰教在镇江的传播 ·····	镇江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史小组 (72)
镇江焦山佛学院·····	李守静 (83)
补白：雪烦智护瘞鹤铭·····	智 仙 (92)
镇江“旗人”琐忆·····	王凝庶 (93)
附录：飞机设计师巴玉藻·····	闻 思 (102)
回忆四益农场·····	沈嘉征 (103)
补白：由易君左的住宅想起·····	苍 松 (109)
我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吴慎裕 (110)
夏佩白先生二三事·····	金维藩 (116)
附录：夏君佩白哀辞·····	蒋逸雪 (121)
我所知道的金运贵·····	郭维庚 (123)
补白：陈直教授赠书家乡·····	明 光 (137)
“画郎中”徐世洪·····	徐大奎 (138)

补白：伯先夫人气节高…………… 赵家连（143）

丹徒人民送“瘟神”…………… 沙一鸥（144）

镇江中医旧事拾零…………… 柯拾萍·袁炳文·金维藩（150）

镇江名医陈邦贤、吴子周…………… 金维藩·吴调公（154）

一份记太平军在镇江的珍贵文献…………… 忻元章（158）

补白：赵君举的《三顾堂日记》…………… 赵凤来（163）

新近发现的《岳氏宗谱》…………… 杨再年（164）

雕版传播镇江地方志的两位热心人…………… 殷光中（169）

关于恽代英来镇和镇江国民党建党史料研究

…………… 李之·戴午林（171）

补白：首任黄山镇中校长是谁…………… 苍松（177）

增 《编辑》读后补遗…………… 张容尘（178）

国宝——宜侯矢毁…………… 季长隽·戴志恭（181）

“金陵王气”话寄奴…………… 明光（183）

鸦片战争镇江之役

王骥

公元1840年至1842年（清道光二十年至廿二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前期的战场主要是在广东沿海，后期则扩大到江浙沿海。英侵略军舰队于1842年6月闯入长江，攻陷吴淞炮台，占领上海，随即西犯镇江，直向南京。敌军的企图攻占镇江，控制南北交通咽喉；封锁运河，阻止江南漕米税银北运，切断北京的经济命脉，迫使清政府乞降求和，全盘答应侵略者的要求。由于清政府无耻的投降决策，使侵略军的企图全部得逞，但出乎侵略者意料之外的，是在攻占镇江时却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受到重大损失。

这一震惊中外的镇江战役，是继广州三元里群众围歼英侵略军和浙江定海清军还击英军的血战以后又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强盗的沉重打击，而其作战规模之大和战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以上两次战役。恩格斯在《英军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高度评价镇江旗军的抵抗功绩道：“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遇到同样（镇江）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已有不少专门著作作了论述，这些著作虽然也提到了镇江之役，而都比较简括。笔者不揣浅陋，以平时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对镇江之役的前后经过及其影响，作些介绍，以就正于方家。

一、英舰队大举进犯

侵入长江的英军兵力，根据英方有关记载，原在浙江作战的英军（除了留下一部分据守定海、乍浦外），加上有新从印度调来吴淞口外的援军，一共凑集了包括军舰、轮船、运输船等八十艘的舰队，载有海陆军官兵一万余人，炮七百二十四门。舰队的编制大致如下：

先行舰队有军舰司塔林号、伯劳弗号、摩底士底号、克里欧号、哥伦鲜恩号、莫尔德斯号；轮船弗莱吉森号、伯鲁多号、麦都隆号、复仇神号、伯劳西伯号，以及载有七十二门炮的旗舰皋华丽号等共十二艘轮船。

第一纵队有军舰加略普号、轮船威克逊号、马良号及七艘运输船。

第二纵队有军舰布朗底号、轮船奥克兰号及十艘运输船。

第三纵队有运兵舰贝莱色号、运输船朱匹忒号及其他九艘运输船。

第四纵队有军舰安度明号、轮船西索斯梯号及十二艘运输船。

第五纵队有军舰戴窦号、轮船那勒林号、运兵船响尾蛇号、运输船亚荷罗号及其他运输船八艘。

此外，还有一些舰船往来接应于长江航道中。

舰队里除海军外，还有陆军四个旅，分由陆军少将萨勒顿、巴克雷、叔得和炮兵旅长蒙哥马利指挥。这些部队被分配在海军五个纵队里，每一纵队由一艘战舰负责指挥（上面每纵队的第一艘即指挥舰）。

陆军部队来源有三：一是从英国本土开来的远征军；一是英军原驻印度的殖民军部队如孟加拉义勇军；一是雇佣的印度土籍兵，来自马德拉斯。三种成分的官兵混合编制在几

个旅内，完全是一支五光十色的殖民军。

侵略军的最高指挥人员为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巴尔克（一译巴加），陆军司令卧乌古（一译郭富）。他们的军事行动，听命于英政府的全权代表璞鼎查。传政士的儿子、臭名昭著的小马礼逊，随军担任首席翻译。还有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特务，刚刚做过敌占区宁波县知县，后来又充当镇江行政总管的郭士立，也混迹在这批海盗群伙之中。

这支庞大的组织严密的侵略舰队，对于基本上还是以旧式刀枪盾牌和少数落伍火器装备的清朝军队来说，的确是一支劲旅。但英军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远离本土，孤军深入，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他们进行的又是一场肮脏的侵略战争，为全中国广大人民所仇视，区区万人在几亿中国人民面前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侵略军并不担心清军的抵抗，而最害怕中国人民的自卫。可是清政府及镇江当局都不愿发动人民起来抗战，反而加以摧残打击，以致英寇在这场战争中占了上风，侥幸取胜。

二、沿江人民拦击敌寇

英舰闯进长江，由于不熟悉航道深浅，一路探测前进，速度很慢。中国方面如果出动足够的兵力，利用地形凭险防守，是可以阻止其深入长江的。然而清政府计不及此，竟放弃江防。官员更加畏敌如虎，见敌即逃，以致侵略军在通过江阴险要鹅鼻嘴时，探听到“诸险要皆无防”，“诸港汊荻洲皆无伏”便放胆地“连樯深入”。但是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沿江人民自发地抗击敌人，如江阴对岸靖江县乡民就曾给登岸骚扰的敌军以严重打击，连少年儿童也站立城头怒掷石块，打死一名英军。

7月14日，英先遣舰队由两条测量船引导，从江阴直向

焦山关进犯，山上的中国炮台当即开炮射击，打中了测量船的后舱，不少水兵掉落江心，吓得舰队倒退了二十多里，可惜防守这儿要塞的仅有士兵八十多人，炮弹又非常缺乏，终于因摩底士底号等九条英舰的环攻而被摧毁。而直接负有守卫之责的清官常镇通海道周頊，却换装逃向扬州去了。

7月15日，英舰司塔林号和另一艘轮船驶进焦山口探航，在焦山与象山之间的狭窄水道中，又被焦山炮台上发来的炮弹所轰击。英舰弗莱吉森号猛烈还击，派水兵登山搜索。焦山上驻有守炮台的蒙旗兵一百人，由云骑尉巴札尔带领，同英军展开了一场白刃战，英军死伤甚多，巴札尔和他的部下也全部壮烈牺牲，只有两人泅水过江回到城里报信（1962年笔者在镇江市养老院会见了巴札尔的后代蒙籍盲人包季青，他生动地讲述了这次战斗经过）。可惜对岸象山上守炮台的青州旗兵早被调回城里，未能充分发挥夹击敌舰的作用。登山水兵将焦山上的十二门炮摧毁，现在焦山上的古炮台遗址还在，是当年抗击侵略者的历史见证。

焦山耸峙江心，这段江道奔流急速，河床极不平常，有许多强大的漩涡，十九世纪中期的船还是不易航行的。“当他们开到江面中时就走不出漩涡，在漩涡里旋转，然后冲往下游，如同小孩将玩具放在潺潺溪水里一样地无能力”（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司塔林号就曾搁浅，花费了一整天时间才把它拖出。经过四次试航探路，才能通过。如果当时清军统帅部或地方当局在这一带加强作战部署，认真防御的话，英舰队闯过，一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天下午，英舰队在探悉了沿江无兵防守以后，才大胆地驶近了金山。金山当时还在江心，偏近南岸，山上全是庙宇，无一兵一卒，英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但在江面上却发生了一场

惊恐。山脚下有几只装满柴草的中国船忽然燃烧起来，撞向兵船，虽然没有撞中，冲天的火光又吓得英舰倒退。原来周瑛曾经用防御的名义募集了十万两银子，这钱大半上了他的腰包，只不过收集了一些空粮船，堆上干柴，准备火攻敌舰的。办法不错，可他早已逃跑，指挥无人，是船上的营兵、水手主动燃撞敌船的。因为没有后继力量配合，而且这几艘柴船各自分散行动，并没有绑缚在一起结成巨大的冲击力，使敌舰容易摆脱火灾，只受了一场虚惊，十分可惜。火攻是当时对付敌舰最有效的战斗形式，敌人尤其害怕江上的船民实施火烧船舰的妙计，于是急急忙忙以海陆两司令的名义发出禁止群众放火烧船的布告，威吓说：“尔居民人或官人等，胆敢用火船火烧，欲焚烧我国兵船……惟有严执军法，即将四方拿到船只，尽行毁坏”。“尔等幸勿试为放火烧船，免致多人受累”。企图以毁灭所有江上中国船只来进行威胁和报复，可见敌人的色厉内荏，心虚胆怯。

英军占驻金山的同时，派出了五条军舰、两艘轮船封锁了运河口，“阻止了不下于七百只沙船的通行”，“切断了与北京之间的全部商业”。

19日左右，英舰队差不多陆续到齐了，从北固山至金山一带直达瓜洲口，帆樯林立，摆出进攻镇江城的架势，旗舰皋华丽号即停泊在城外江面。陆军司令卧乌古还登上金山瞭望地形，布置了攻城的作战方案，一场惨烈的血战即将开始了。

三、混乱落后的江城防备

正当侵略军兵临城下的严重时刻，镇江城在清王朝投降路线的束缚下，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有效措施。同时在驻防旗军副都统海龄的抗夷防汉的思想支配下，更陷于旗汉对

立、自相惊扰的混乱状态中。

早在英军尚未窜入长江以前，已经有人建议过防守镇江、扬州的办法，即“调集千百艘漕船横塞江口，铸铁索联为巨栅，漕内伏兵设炮，火器从舱中穴孔以待。再调集捆盐夫丁二千，予以械船，使并力堵御。以废船为前茅，捆徒为后劲，四十里外得此两层拒隘，夷未能飞渡”（梁廷桢《夷氛闻记》）。谋画虽未尽完善，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注重江防和发动船户盐丁参加抗战两点尤其中肯。可丝毫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和采纳。

上海刚失陷，两江总督牛鉴慌慌张张地溜到镇江，命令常镇道和镇江府劝说富户出十二万两银子献给英军。其中有两家不愿，这笔赎城费未能凑集起来。牛鉴的这一举措等于就是向镇江的大小官员和居民宣布了既定的不抵抗主义，用不着搞什么作战准备，影响是十分恶劣的，以致偌大的镇江城“凡木石油炭火器守城之具，一切不备”（魏源《道光洋舰征抚记》），既解除了思想武装，又毫无一点物质准备。

镇江平时原有世袭驻防的蒙古旗兵一千二百人，绿营兵六百人，是清政府用以镇压汉族人民的武装。鸦片战争扩大到浙江沿海后，镇江受到震动，又从山东青州调来了旗兵四百人协防，绿营兵则大部分调出去防守上下游的小口岸。英舰攻城前夕，又调来浙江参赞大臣齐慎的二千汉军和湖北提督刘允孝的二千汉军，分驻城外。总数旗军一千六百人，汉军四千人。这几部分武力如果能够通力合作，指挥得宜，是可以同侵略军进行一番较量，不会轻易失掉城池的。当时旗军副都统海龄（满洲镶白旗人）虽主抗战，但由于他一系列错误的临战措施，迅速招致了毁军破城的结局。此人总的表现，在那“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情况下，是一个坚决的抗战

派，最后不惜全家殉难；胜过那些投降、逃跑派多多。但镇江军民的抗战力量未能集中起来，充分发挥打击敌人的威力，他还是有相当责任的。

海龄的指挥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是撤江防，困守城市，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圖山是镇江以东的江防要地，“圖山扼其门户，焦山踞其中流，形势之险，可战可守”（《续丹徒县志·英吉利破城纪略》），要想固守镇江的城防，必须加强镇江的江防，这是普通的军事常识；可是海龄见不及此。他虽曾一度乘船由焦山而下至圖山“察看地势”，却“一无所布置”。他上疏皇帝说旗兵不敷守御，要求增援，而牛鉴等封疆大吏并不理会，“以‘无庸’入告。”从此海龄就干脆不问圖山的防守。焦山对岸的东码头（即象山）炮台，本来是由勇敢善战的青州旗兵驻守的，上海失陷后，海龄即将他们悉数调进城中，“东码头遂空壁无兵”，象山、汝山上的二十几门大炮都掷弃于外。殊不知江防既失，城池断不能保，整个镇江城连同他的旗军，都直接暴露在敌舰的炮口之前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表现。”海龄正是犯了这种消极防御的严重错误。

二是过早关闭城门，断绝居民生计。当英军还停留在上海的时候，镇江城就已经迟开早闭，西小门闭绝不通，制造了不必要的紧张气氛，城中富户开始迁徙。英舰进入长江后，海龄发出安民布告，谓“夷船必不能入。即入，立提军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可是人民并不相信他的“奇策”，更加“遑遑迁避，溢巷塞途。”海龄便正式下令闭城，由于闭城闭市，穷人买不到米，也买不到烧饼馒头充饥，抢掠事件

时有发生。有一家富户自愿将存放在城外的几百石米运入城中供应民食，海龄也坚决不许，竟然说：“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令，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三是滥杀群众，挫伤民气。海龄害怕人民乘此反抗其种族统治，对城内汉族居民特别防范，“散布旗兵，满路捉人作汉奸”。旗兵们越发疑神见鬼，滥捉报功。“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惊走，即追而杀之，向都统报功获赏。”7月16日（农历六月初十）这天，大肆逮捕了城内外百姓一百七十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拉到小教场行刑，一口气杀了十三个人，“呼冤之声不绝”。处刑时，听到英舰大至，才停止不杀，而将其余不及行刑的人从城头上抛下摔死。提高警惕，防止汉奸的活动和破坏，自是战时的必要措施，但是象当时那样滥杀无辜，制造紧张气氛，人为地激化旗汉矛盾，只有对共同的民族大敌英侵略军有利。

四是忽视团结友军，共同对敌。海龄一意孤行，以城门为坚守自卫的唯一保证，不去争取刘允孝、齐慎的汉军协同作战，是一大失策。当南门外饥民抢掠的时候，刘允孝立即制止，并亲自进城向海龄面请开城，海龄坚决不同意。这天夜里几乎发生刘军和城上旗兵的武装冲突。大敌当前闹内讧，结果当然不堪了。当英军从西北进攻时，刘、齐二军本极怯敌，加之对海龄不满，于是就以私愤乱大谋，一战即退，丢下海龄守孤城了。海龄对于同城的汉族官吏也是这样。知县钱燕桂不十分赞同海龄滥捕百姓，海龄就说知县也是个大汉奸，趁钱因公出城，下令不许他再进城来，并且派人到县衙门捉了几个普通的衙役以示威。海龄对于他的满族同僚如知府祥龄的话，也同样不听。

以上这些情况，不仅仅是海龄个人的过错，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对汉族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是清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镇江特驻旗营，就是为了加强这种镇压。清初，郑成功、张煌言联军反清复明，从海上进军，曾经光复了镇江、瓜洲，镇江人民非常拥护，后来郑军失败撤退，清政府制造“通海”之狱，对镇江人民大施报复。现在又来了海上劲敌，虽然是外国侵略者，是各族人民的共敌，但在那班驻防旗军的眼中，汉族居民也是潜在的敌人，越是战争紧急，越要严密防范，这就是海龄把汉民往往看作汉奸的思想根源，是清王朝反动的国内统治政策所决定的。

江上的侵略军是那样强大，而守土官军却如此分崩离析，防守之计一无所出，民气又受到摧残；两相对照，镇江城的沦陷自然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四、剧烈的城头白刃战

英陆军司令卧乌古在登上金山塔顶观察过地形以后，认为镇江是一座“死城”，只有金山对岸西城外丛山上驻扎有一些清军部队，是他们占领此城的主要障碍。乃制定了第二天的攻城作战方案，决定由陆军三个旅分担攻城作战任务。第一路由萨勒顿少将指挥，军官83名，士兵2235名，攻击目标为城外的清军部队。第二路由叔得少将指挥，军官60名，士兵1772名，攻打北门。第三路由巴特雷少将指挥，军官68名，士兵2087名，攻打西门。参加作战的炮兵有军官32名，士兵570名。总计参加作战的军官248名，士兵6662名。临时设置了作战参谋部。此外还有一支海军陆战队，配合攻打西门。

侵略军的作战计划首先是将扎营于城外山冈上的中国军队的主力切断，由第一和第三旅加上一部分炮兵从金山对面

登陆。第一旅攻打军营，第三旅及余下的炮兵向西门和近郊攻击。第二旅在北固山下登陆，佯攻北门，如果得手，立即转为实际进攻。真正的主攻方向为西门。

7月21日（农历六月十四）清晨7时前，侵略军开始登陆，由军舰奥克兰号向南岸开炮掩护。可是登陆的进程并不顺利。大多数运输船只能在离岸较远的地方停泊，这一段江面水流很急，登陆相当困难，时间因此拖长。英方的一个小军官事后追忆道：“假如中国方面能够布置充足的兵力，并有精干的军官作指挥，那么在我方能够集中一支足够的队伍把守军击退并能在陆上立足以前，中国军队是可以阻止我军登陆，也会使我军遭到严重的损失。”可惜守城的清军竟然错过了这一次最好的歼敌机会，而让敌人的大部队毫不受阻地上了岸。

（1）近郊清军稍战即退

上午九点钟左右，侵略军第一旅携带野炮三门，首先向驻扎在阳彭山、银台山一带的清军齐慎部进攻。齐慎军共有七十五座营帐，分作两队，每队控制一处高处。当时，他们不知道现代作战的战术，应该守在战壕里沉着应战，而是拆除帐篷，列成长阵，联合在一起，成为一支密集的队伍，“旌旗林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其中有弓箭手，有手持长矛的兵士”（康木加宁《鸦片战争——在华作战回忆录》）。清军士兵本来是很勇敢的，用抬枪和火绳枪向英军猛烈开火，射击很为灵敏。但这些旧式武器“枪法既不正规，目标又不准确”。守军一面开炮，一面大声呐喊，冲下阵来。英军马上开炮，并冲锋向前。这时候督战的参赞大臣齐慎，首先胆怯动摇，学习牛鉴在吴淞督战的榜样，弃掉乘坐的轿子，飞马逃跑，这样全营士兵也就跟着溃散了。

当时刘允孝的两千人部队已闻讯从南山赶来，他们的战术也同齐慎部队一样，撤去了帐篷，飞舞着旗帜，见英军到来，首先开炮远射，其战斗力比齐军稍强，使英军有一些死伤。有一些军官骑在马上指挥，鼓励士兵，发出同样的喊声向敌军阵线冲来。萨勒顿便派出一支部队去切断刘军的后路。督战的湖北提督刘允孝也效法他的同行齐慎模样，弃轿逃跑。刘军被压缩在一座山丘上，然后四散奔逸。齐刘二军很少伤亡和被俘，一起退到辛丰镇。根据各方的记载，齐刘两军的广大官兵都是愿战能战的，造成溃败的原因全在于他们的将官的懦怯怕死，率先逃跑。事后齐慎还向清廷虚报战绩，掩饰其初战即溃的罪状，真是无耻之尤。刘允孝在逃到丹阳以后，不久病死。

（2）北门城头撕杀肉搏

叔得率领的第二旅在北门外江岸登陆，没有受到什么阻挡，迅速占了北固山甘露寺，（清军竟没有在这里驻兵设防，是很大的失着）。汽轮双桅舰奥克兰号以六十八磅弹炮向北门城垒发出十英寸长的炮弹，所有的大炮一齐开动，向城内滥行轰击。登陆敌军冒着弹雨攻打北城。

防守北城的主要是以勇悍善战著称的青州旗兵，他们在本防旗兵的密切配合下，将部分城垛拆掉，建立起一处临时炮位，从那里冷静地、迅捷地还击攻城敌军。“一切表现，和一支军队技术较高明及战斗经验丰富的部队比较起来，并无逊色”（奥特尼隆《对华作战记》）。

狡猾的叔得，趁城上旗兵集中注意力防御正面进攻之敌的时候，布置了云梯爬城的战术。他们运来了三架云梯，在一座垒台的下面，架梯攀城（这座垒台俗名十三门，即今烈士墓后高地，因垒台名前、左、右三面有十三个瞭望洞口得

名)，但迅即被城上守兵发觉，一弹打中了首先登上城头的敌军，接着从城堞左边不断发出了炮弹。

敌军一个整团和另一个团的部分，拼死拼活，蜂涌爬上了城头。守军立刻将部队调至发生危险的地段，与敌军肉搏。身强力壮的旗兵迎着敌人的刺刀冲上前去，迅猛地将敌兵拦腰抱捉，一起跳下城垛。有的旗兵在被刺伤以后居然还能将敌兵摔下城去。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城门终于被打开，大队敌军冲入城内，向西门方向去接应第二旅的进攻。这时候城门口有一名青州旗兵，手执长矛大叫一声，用力刺穿一个冲进城来的敌兵的上身。还没有来得及拔矛弃尸，第二个敌兵又上来了。青州兵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连矛带尸往前一戮，又把前来的敌兵穿个通心过。这下吓坏了其余的敌寇。青州兵还想拔矛拼杀，一阵密集的枪弹射来，这位神勇的英雄才慢慢仆倒（见陈庆年《道光英舰破镇江记》）。

此时城头上的战斗尚未停止，旗军从城楼的窗门和城堞的墙上向企图进占城楼的敌军猛射，把指挥城头战斗的一名英军上尉打成重伤，倒在城上，上尉身旁的一个印度军曹也被子弹打穿了头上的帽子。这时另一支敌军赶来支援，掷弹队在前冲锋，才占领了城楼。经过搏斗的城楼里，留下了很多伤亡的旗兵，血流满地。

当一小队敌军排成单行从城楼出来的时候，城楼外面的旗兵又拼命冲来，用大刀砍死了几个英军。在城墙角的狭小地方，对付旗兵的大刀，英军的火力发挥不了大作用。恰巧这时有一个敌兵的弹药盒在城墙面上着火爆炸，旗军才完全放弃了城头。

（3）火药炸开西门

西门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巴特雷的第三旅为攻城所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守城的旗军也是严阵以待，城墙上每个炮眼都站着旗兵二人以上，他们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只待对方来犯时即行开火。

镇江的城墙经过修建，相当高大坚固，西城门很雄伟，城楼计有两层，一垛一垛的城堞适于架设抬枪小炮，城堞下的炮眼，既能瞭望，又便于隐蔽。城头上还备有大量对付敌人攀城的石灰罐、石子，城门有内外两重，便于扼守。

侵略军派出两团人打前锋，占据了护城河边的民房，用毛瑟枪和大炮向城墙上连连射击。守城旗兵沉着应战。英军强攻不易得手。

这时一支英海军小分队，即布朗底号所属的几条船舶，载着炮兵百人和四门榴弹炮，前来支援进攻西门。这支船队沿运河上驶西门外一座桥梁时目标完全暴露。警惕性很高的守军立即从城墙上对准小船发放大抬枪与火绳枪，仅约十分钟的战斗，船上就有十六名敌兵受了伤，指挥官海军少校格罗契，身伤三处。其余敌军不得不逃回江心的军舰上。

守在皋华丽号旗舰上的海军司令巴尔克获悉船队失败的消息，马上派海军二百人，从运河入口处上岸，与陆军三百人配合，赶到出事地点，把搁在那儿的船只和大炮救回，并由两各舰长带领一批亡命之徒，冒死爬上了城。但登上城头的敌军更加暴露在内外两城楼交叉的炮火射击之下，华生舰长和另一名中尉都受了伤，前者身中三弹，一弹打入肋内，一名海军士兵身中数弹，登时毙命。还有一名海军跟踪冒进，也受了重伤。另一名舰长理查兹，总算侥幸没被打中。

这时陆军司令卧古命令陆军攻城部队派出一队工兵，携带大量炸药包炸城。一声轰隆，将厚实的外城门炸飞，才

打开了一处通向城内的缺口。差不多与此同时，从北门战场赶来西门的第一旅，也打开了内城门，闯进了西城。

五、争街夺巷，血战旗营

英军虽然冲破城门，但旗兵继续抵抗。在离城门不远处的一座庙宇（即万寿宫，今市十五中学校址），他们在花园的土墙上架起抬枪，向城墙上奔跑的敌军猛烈射击，打死了陆军少校哥林森和一名军医，还有许多敌军受伤。直到英军大队赶来，旗军才撤离庙宇。这次战斗有两名清方军官指挥，很可能就是副都统海龄和他的亲密助手骁骑校祥云。

在城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英军十一人的侦察小组，被埋伏的旗兵袭击，死一伤八。

敌军派出了增援小队企图肃清街道。有一个旗兵手执大刀突然向领队的英军中尉砍来，上尉身旁有一名士兵用步枪将刀隔开，这个士兵的大拇指全被刀锋削掉，中尉的头皮也削去了一块。街道两旁的房屋不时有枪弹射出。

在毒热的阳光下，向南门方向前进的大队敌军，行至城内高桥（即今解放路北段），遭到大队旗兵的袭击。这队旗兵在一块空场地上布阵，架了抬机枪，摆好阵势向敌军射击，不少侵略军被击毙。侵略军战了多时，才把旗兵击退。敌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卧乌古险些为火绳枪击毙。据英方的统计，在这条街道的作战中，计有两名军官被打死，两名军官受伤，四十四名兵士伤亡。

敌军继续冲向小教场的旗营（即今市体育场到大市口红旗口一带），刚进入小城门后面的狭窄街道，一队旗兵突然从对面打来几炮。镶红旗防御恒福扼守营门，开炮接连打死了许多敌兵。本防旗兵个个奋不顾身，浴血抗战，敌军经过一番肉搏，遭受重大损失后，才占领了这一据点。